

王子舟 张洲英

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

摘要 客观知识具有创新性、中介性、可编码性、可传递性、无损耗性、可共享性、可加工性、不确定性等基本特性。认识这些基本性质,有助于理解知识、理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参考文献 13。

关键词 客观知识 基本性质 创新性 共享性 不确定性 图书馆学

分类号 G302

ABSTRACT The authors think that objective knowledge has the natures of creativity, intermediacy, programmability, transferability, processibility, uncertainty, etc. To understand these natures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library science and library practices. 13 refs.

KEY WORDS Objective knowledge. Basic nature. Creativity. Sharing. Uncertainty. Library science.

CLASS NUMBER G302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智力劳动成果。知识依其载体形态可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主观知识指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知识,又称为隐知识(Tacit knowledge);客观知识是指主观知识外化、物化、社会化的知识形态,又称为显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客观知识一经产生,便具有独立存在的实在性(实在性是其存在前提)以及以下几种基本特性。

1 客观知识的创新性

创新性是一切知识的基本性质之一。任何一种知识生产出来之后,它都会使人对世界认识的未知领域有了一定的缩减,而对世界认识的已知领域得到一定的扩延。人类知识系统大而分之有常识系统、科学系统和形而上学系统。形而上学知识反映的是人们对世界最根本的认识与态度,科学知识反映与揭示的是客观世界的性质、关系和规律,它们在

很大程度上都能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对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可以说,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的创新性最集中地体现了知识的价值。此外,那些被大众所习知的常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它们也具有创新性。这些知识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认识世界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它们是由无数创新知识沉淀而成的。其中许多常识就是由科学知识转变而来的。在知识产权理论中,凡称为知识产品的都应具有创新性,专利发明要具有“非显而易见性”,作品应具有“原创性”,商标应具有“可识别性”。虽然它们各自的创新性要求程度各不相同,但创新性都是知识产品构成的必要条件。

知识因其有创新性才能够不断增长。知识的增长性是以创新性为前提的。知识因为具有创新性,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某一时间上全社会所拥有的知识总量)才能不断增加,知识流量(某一时间内全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增量)才能不断加大。

5 谭祥金. 面对数字图书馆浪潮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1)

6 沈迪飞. 论当前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路向.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5)

7 莫少强. 中国数字图书馆比较研究. 2001年学术理论年

刊,《图书馆杂志》编辑, 2001

黄俊贵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广州文明路 213 号。邮编 510110。

林汉城 广东揭阳市榕城区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广东揭阳市。邮编 522000。(来稿时间: 2002-04-01)

* 本文系武汉大学“新世纪教学改革研究计划”项目系列研究论文之一。

2 客观知识的中介性

客观知识具有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中介性质。从客观知识的内在本质看,它是人类思想观念的总和,它无疑具有精神世界的某些属性与特征,但从客观知识的存在形式看,它又以物质载体为依托,它又具有物质世界的某些属性与特征^[2]。另外,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即人改造世界的实践),往往又是通过客观知识世界作为“中介”才能建立起来,因此“中介性”是客观知识的基本特性之一。有了中介性,主观知识才能外化、物化、社会化,变成客观知识;有了中介性,知识才像插上翅膀一样飞快地传播;有了中介性,客观知识才有了自己产生、积累、发展的历史与过程。

主观知识经过外化、物化,可转变为客观知识,故而客观知识也可以视为被“盛载”到机器、建筑、书本、磁盘等物质之中固化了的的知识。机器、建筑等物品有其各自的专门作用,只有文献才是专门记载和传播知识的,因此可以说文献载体是人类客观知识的主要载体与基本存在形态。当我们获取文献知识时,甚至可以忽略文献载体的物理存在,直接将文献与客观知识等同起来,在它们中间画上一个等号。因为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本质上不是一种实物的具体控制,而是表现对知识的认识和利用。

3 客观知识的可编码性

任何一种信息,其内容只有借助符号(图像、语言、标志、象征等)才能表达出来。知识属于信息范畴,是信息的一个子集。知识内容也只有借助符号才能传播与交流。世间人工创造的符号有很多,如信号、旗语、手语、证章、礼节、仪式等等,在这些符号系统之中,知识所用的符号系统主要是语言。知识是有系统的思想、观念,而语言是一种专门用来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比之上述符号系统,不仅是其中最为重要的^[3],同时也是表达知识的基本符号系统。

从知识的传播过程看,知识在传播时先要有传播内容,其次要选择适合的符号系统,然后再将符号按一定规划组织起来(即编码),最后才形成传播媒介(电视、书籍等)。所以,知识是可编码、可解码的。“编码过程是符号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约定越多,越明确,符号的编码就越周密^[4]。客观知识是一种已编码了的的知识。编码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客观知识的数字化,是以0和1作为“符号”进行的特殊形式的编码,这是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又可

转换成人类自然语言或多媒体信息形式,这就使客观知识的表达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

4 客观知识的可传递性

丹尼尔·贝尔在给知识下定义时,曾将可传递性视为知识的一个基本要素^[5]。因为知识只有经过传播与交流才能表现出存在,实现其价值。

知识的传递有两种方式:共时传递(在某一静态时间内传递)与历时传递(在不同历史时间内传递)。从历时传递角度看,知识的传递方式可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口耳相传时期、书写印刷时期、电子媒介时期。在口耳相传时期,知识的传递是面对面的在场交流,知识的发出者与接受者通过言语符号互动、互应,符号失真度较小,这有利于文化传统的维持。但是这种口耳相传的知识传递因受时空的局限,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的不利,如社会组织因之只能是松散的、小单元的(像部落、村庄等)。在书写印刷时期,知识传递是“意符”的再现,“意符”存在可移动的媒介(书本)中,使知识的不在场交流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在不同时空里、不受外界干扰地理解知识文本,并且能够反复阅读,因此促进了人们批判性思考的发展,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而在电子媒介时期,知识传递的即时性、广泛性可以摧毁一切传统边界,打破知识封锁与垄断,增加人们学习知识的机会。同时,主体在持续的不稳定中也会变得不断边缘化、分散化和多元化^[6]。就像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因为知识的流动比资金更容易”,“知识几乎能即时传播,并使人人都能掌握知识。”^[7]要指出的是,尽管知识的传递方式总在演进,但新方式的出现并未完全取代原有的方式。至今“口耳相传”仍是人类知识传递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明证。

5 客观知识的无损耗性

人们消费知识产品与消费物质产品具有不同之处。在物质产品消费中,物品要么被占用,要么被消耗掉。而知识产品经过人们的消费(阅读)后,其内在的知识内容并不会消失、损耗。这就是说,客观知识具有无损耗性。一个文本经过上百人的阅读,很有可能会散页、破残乃至丢失或全毁,但是文本内容已转移至众多人的头脑之中,某种程度上它依然没有损耗掉。尤其在古代社会,人们阅读文本的方式主要是背诵,文本的不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基本影响不了文本内容存在的完整性。因此,秦始皇焚书坑

儒,项羽烧秦宫室,《诗经》等重要文献依然能够传世。

由于客观知识具有无损耗性,客观知识也就具有了可重复使用性。而且,无损耗性的不仅是客观知识,甚至客观知识的生产能力也是具有无损耗性的。如科学家发表了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他所凭借的资料、数据、论据并未因论文的发表而“损耗”。正如尼科·斯特尔说,知识“如果被出售,它们就进入了其他的领域,不过仍然保留在其生产者的领域范围内。”^[8]这表明知识的转移并不包括产生这些知识的认识能力的转移。

6 客观知识的可共享性

由于客观知识在消费使用中无损耗,那么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并不会减少或影响他人消费客观知识的内容,它可为无数消费者同时或连续地共同消费。而一般物质产品被某人占有、消费,就具有了绝对的消费排他性^[9],别人不能再占有或消费这个物质产品。

知识的可共消费使知识的共享性成为可能。科学论文一旦发表,它就进入了社会公共领域。主观知识一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客观知识,就很难排除他人的使用,从而使知识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有经济学家将多人可以共享而不干扰他人享用的物品称作共用品(public goods),如灯塔、电视、公路,当然也包括一个思想、一项发明,共用品多供应一人使用,其边际费用是零^[10]。因此,人们分享知识时,知识不会消耗殆尽,其存量不会因广泛被人使用而缩减,反而由于扩大了应用范围可能会进一步创造出新的知识,增加社会的知识存量。人们分享知识是为了获取知识、使用知识。在知识使用过程中,使用知识产品有时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此处不赘述),但知识产权产生的条件是知识产品首先要公布和公开,能够被公众所利用。

7 客观知识的可加工性

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相比较,因其符号系统是客观、稳定的,因此,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静态性、凝固性。但是客观知识又是可以被加工的,既可以精炼压缩,又可以扩充膨胀,还可以改变编码系统。例如,《百科全书》可将各类客观知识内容经过提炼压缩,形成供人检索、学习的知识集合;一部远古文献为了能让后人充分理解,历史上会出现众多注解之作,以致于注释的内容量会超过这个古文本的原

有内容量;一篇动人心弦的文学作品,人们阅读它的时候,其编码系统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而一旦被改编成话剧或电影,它的编码系统随之也改变了。

随着信息技术与横断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科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人工智能专家正是根据知识可加工性的性质,编辑知识、追加知识、修改知识,将知识装入计算机知识库(知识库也同样具有可加工性),才研制出了各种可以供人获取知识的专家系统。好的专家系统具有从已知知识推导出新知识的能力,帮助普通人成为“专家”,从而扩大专家数量,促进社会群体知识素养与水平的提高。

8 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

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是指知识的陈述内容、知识的数量形式都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从知识的陈述内容看,在客观知识世界里,除了数学、逻辑学等纯演绎的知识有较明显的确定性外,多数科学知识、经验知识都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哲学家波普尔认为,无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它们都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们或是猜想,或是假设,它们都要接受严格的批评、检验。可检验性与可反驳性是知识具有科学性的标准。凡是科学理论最终都会被证伪,不被证伪的那是宗教信仰。所谓正确的理论,无非是在各种不同竞争的理论中,哪一个更为接近真理罢了。如同确认当下的时间,我们可说“差三分十点”或“差五分十点”,前者可能较后者更接近事实,其模糊陈述中的真理的含量更大一些^[11]。此外,知识陈述的不确定性还与语言表达上的多样化和潜台词的使用有关。当代语文考试中过度追求试题及其答案的精确性、惟一性,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从知识的数量形式上看,客观知识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司马迁写《史记》,参引之书多达百余种(这可不是现代),还使用了大量游访见闻、歌谣民谣、文物图像等,其中包含了多少知识资料是很难确定的。这仅是一个微观的例子,如果从宏观上看,如社会知识存量的增长则更难以测量。尽管普赖斯通过观察科学论文的增长发现了知识指数增长规律,认为科学文献数量每隔10或15年就会翻一倍,但这也并非对知识数量变化的精确说明。仅用统计学方法说明知识增长是有欠缺的。假如再从其他角度(如用社会学方法),将知识体系看成一棵大树,分析主干是如何变粗的,分支是怎样蔓延的,外界条件、时间因素起了什么作用,结果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

知识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知识价值的不确定性,

决定了高科技产业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12]。

以上我们从八个方面对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做了简单分析。此种简述可能并未充分揭示客观知识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对此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因为,“人类知识现象无疑是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它构成一个并非很快能解决的问题。”^[13]只有对客观知识的性质进一步地很好把握,我们才能认识知识、理解知识。

探讨知识的基本性质,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工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客观知识具有创新性,人类才会设法不断积累知识从而产生了图书馆,图书馆是人们有效获取知识的一个途径与手段;因为客观知识具有中介性,作为知识产品(精神产品)的文献,才具有了与一般物质产品在生产方式、价值实现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之处,图书馆的文献服务才与一般商品服务区别开来,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知识服务;因为客观知识具有可编码性,人们为了优化知识的陈述方式与解读方式,于是发展出了符号学、语言学、阐释学、阅读学等诸多学科,这些学科显然能为图书馆学提供丰富的发展资源;因为客观知识是可传递的,所以图书馆工作应使文献知识最大限度地传播,加快流通周转率,充分展现文献的价值;因为客观知识具有无损耗性质,图书的多人阅读、多次阅读才可能成为现实,图书馆将许多图书尘封书架,甚至设置种种障碍限制读者阅读,这都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客观知识是可共享的,图书馆才应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知识集合、知识仓库,让人们自由地阅读,自主地选择,而限制收藏自由与阅读自由,反会增加巨大的社会进步成本,这是非理性社会的通病;因为客观知识有可加工性,所以我们才能对知识进行提炼、加工、重组,使之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改变客观知识世界的混乱无序状态,提高知识可获性程度;因为客观知识有不确定性,由此便带来了知识价值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知识需求的不确定性,图书馆工作不能仅以简单的读者入馆量、文献借阅量来衡量知识服务的质量与数量,知识服务应走向个体化、个性化,知识服务应体现于为受众者解决多少问题,而不是提供多少文献。

参考文献

- 1 鲍宗豪. 知识与权利.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2 赵红州. 从“中介世界”看图书情报. 情报学报,1982(1)
- 3 [瑞士]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 [法]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 符号学概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5 [美]丹尼尔·贝尔著;高铤等译.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6 [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晔译. 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7 [美]彼得·德鲁克著;顾信文译. 知识就是一切.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1)
- 8 [加]尼科·斯特尔著;殷晓蓉译. 知识社会.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9 夏先良. 知识论.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 10 张五常. 经济解释: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 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11-19(22)
- 11 [英]卡尔·波普尔著;范景中等译.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 12 吴国林. 论知识的不确定性. 学习与探索,2002(1)
- 13 [英]卡尔·波普尔著;舒伟光等译.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前言

王子舟 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副教授、系主任。通讯地址:武汉市武昌珞珈山。邮编 430072。

张洲英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2002-03-25)

《伪满洲国史料》首次汇编影印出版

吉林省图书馆编的《伪满洲国史料》,已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全书大 32 开本,共精装 33 册,定价 9600 元。本书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史志四编,汇集了伪满洲国以及相关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共 88 种。时间跨度从 1927 年至 1945 年,即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出笼,到日本投降、伪满傀儡政权倒台为止。文献是从吉林省图书馆特藏中精选出来的,有日本和伪满当局的出版物、档案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资料等,其中有 18 种为孤本,均首次汇编影印出版。本书的出版对深入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后代不忘国耻,致力振兴中华,具有重要意义。